

时事评论选

谢文清

新华出版社

时事评论选

谢文清

新华出版社

时事评论选

谢文清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 5.5印张 插页2张 121,000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9,300册

统一书号：7203-071 定价：0.63元

自序

在这个本子里收集的几十篇评论型的杂文，是我从一九七三年以来撰写的时评和小品文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已被失落了，假如肯花功夫去翻查这十多年来的《新华社新闻稿》，当然还可以找出一些来。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只得割舍了吧！

需要说明几点：

第一，在“四人帮”猖狂横行时期，即十年内乱期间，我是在半公开的状态下“偷偷地”写了几十篇时事杂文，而且从来不敢署名。为什么？为什么作为新华社的工作人员给新华社写稿还要躲躲闪闪呢？现在的年轻人只怕不易理解，但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想必都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在极“左”思潮看来，谁写稿多，谁就是走“白专道路”或“只专不红”甚至会被叫做“以生产（业务）压革命”。如果你胆敢署上自己的名字，那就必然被扣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恶谥，甚至被批斗都是有份的。因此，在那时，同志们都不大愿意写文章。我也不大想写。但做为新闻工作出身的人，长期不写稿，总觉得手有点痒痒。所以，有时在夜间，在大家下班后，我就独守孤灯，躲躲闪闪地写上一阵，写出后就随手胡诌个笔名送给编辑部审发。

第二，这些文章大都是利用工余时间写的。当然，凡署“新华社记者”这个称号的，都是执行职务的产品，因为从一九六九年夏天起直到一九七九年春天我一直参与或主持着新华社一个部

196/06

门的工作，只能在“运动”略有缓和、会议较少和行政事务较轻的当儿才能挤出点时间写文章。自从一九七九年春去香港工作后，可就比较“解放”了，“运动”是没有了，会议也少了，行政事务也大大减轻了，所以写稿也就逐渐多起来了。但可惜当时没有留心剪报，又丢失了一些发表在香港报刊上的文章。

第三，在从一九七〇——一九七七这几年写的文章中，都染上了浓重的“红卫兵风味”，用了不少谩骂的语句和字眼。我是向来不愿使用那种呲牙咧嘴、吹胡子瞪眼，以及谩骂性的词句的，但在那时，你不用这些字眼儿文章就通不过，就不可能发表。现在，在整理这个集子时，我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删去了那些“红卫兵语言”，但内容却未有改动。

两三年前，就有几位同志提议把我写的那些国际杂文式的评论编成个集子出版。他们认为，在中国，用此种文体写国际问题的还比较少，因此可能有一定出版的价值，但因我的剪报稿一直凑不齐，所以一误再误。如今，我也不再求全了，有几篇算几篇，丢失的也不去找了，但却把有关台湾回归祖国的几篇杂文也收集进去了，新华出版社的同志们看过我送去的剪报稿后，决定出版这本小书。并嘱我写上这么几句算是前言。我要趁此机会感谢同志们的热情帮助。

谢文清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北京

目 录

自 序

高唱“裁军”的十年 疯狂扩军的十年.....	(1)
这倒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	(5)
指桑骂槐.....	(7)
替不了罪的替罪羊.....	(10)
从“替罪羊”到“替罪神”.....	(12)
“开”、“关”之间的奥妙.....	(15)
出奇的霸道.....	(17)
吹牛加撒谎.....	(20)
“神话”和“鬼话”.....	(23)
苏联的“裁军歌诀”.....	(27)
超级人口贩子.....	(29)
三个大问号.....	(32)
是釜底抽薪，还是扬汤止沸？	(36)

受审判的是哪一个？	(40)
酒不醉人人自醉	(43)
越南人背上的“越南”	(46)
阮基石演的“拉郎配”	(49)
苏越“诡辩伎俩”优劣论	(53)
既得陇必望蜀	(56)
莫斯科的“四不”政策	(59)
与其装傻，何不装哑？	(63)
阮基石的“回马枪”	(66)
“大选”后的金边木偶	(69)
两个会议，两种命运	(73)
再而衰 三而竭	(76)
阮基石的奇妙逻辑	(80)
不吃敬酒吃罚酒	(82)
“奥林匹克”招牌的新用场	(86)
阮基石的“神经错乱”症	(89)
人权 国权 霸权	(93)
无法、无权又无理！	(96)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99)
不攻自破的超级谬论	(103)
异床同梦三十年	(107)
请君入瓮	(110)
果真是两支“失业”大军吗？	(112)
“全球解决”还是“半球解决”？	(115)
半是自白半谎言	(118)
杂交逻辑	(121)

阮基石的“三斧头”	(124)
伯仲之间	(127)
阮基石的“言论自由”	(130)
只愿君心似我心!	(133)
合作, 没吃亏 分裂, 吃了亏	(136)
来个和平竞赛, 好不好!	(138)
敢请烈火炼真金	(140)
曲高和寡	(143)
只要谈判合作 不要投降灭亡	(146)
“这是甚么天理”?	(150)
奴臭袭人	(153)
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156)
论台湾当局的“统战恐惧症”	(158)
替孙中山先生鸣冤	(161)
学生何辜 遭此辱骂	(165)

高唱“裁军”的十年

疯狂扩军的十年

十年前，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苏联同美国等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当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骗局”，其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而苏联当局却说，签订此约是为了“推动裁军事业”，“收缩”军备竞赛，因此，它是“普遍和平与安全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十年过去了，苏联的“裁军”方案层出不穷，“裁军”调门越唱越高，而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却水涨船高、步步加剧。“禁试”的倡导者仍在大试特试，苏联的核武装正继续膨胀。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这个被苏联称之为“和平大厦基石”的“部分禁试条约”，完全证实了中国政府的声明中的论点。

“条约”签订后的十年，苏联又进行了上百次的核试验，每年平均试验的次数几乎同签约前一样多，所不同者只不过是他们在大气层里的核试验已经试够了，因此把试验从空中转移到地下而

已。十年中，他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火箭试验，仅向太平洋公海水域就发射了几十次，用来改善洲际弹道导弹质量。与此同时，苏联每年为军事目的而发射的地球卫星的数目也在成倍地增加，十年内发射了四、五百颗，其中不少是直接为发展战略核武器服务的。这表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目的是为了禁止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而对苏联发展战略核武器所需的试验毫无限制作用。

大量的试验和巨额的军费开支，使苏联的核武装在十年中迅速膨胀。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材料，一九六三年，即签订“部分禁止条约”的那一年，苏联仅有洲际弹道导弹一百枚，而今则已达到一千五百多枚，十年中增加了十四倍以上。从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目前与一九六三年相比，也增加了四倍以上，并且其中最新式的导弹都是最近几年中才装备部队的。在此期间，苏联的“战略火箭军”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多。十年中，把战略核武装扩充到这种程度，全都是在娓娓动听的“和平”、“裁军”掩护下进行的，这不是愚弄世界人民又是什么？

在这十年中，苏联还炮制和签署了其他一些核裁军条约和协议，没有一个不是为了限制别人，发展自己，维持核垄断，进行核讹诈，以使他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一九六八年，他们又炮制了一个“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苏联公开说，这是“能堵塞扩散核武器一切漏洞的条约”。是要“切断现在没有核武器者通往核武器的一切道路”，而他们却可自由地到处扩散。正是在这个“条约”签订后，苏联在海军中大量配备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潜艇，把核武器扩散到世界各个大洋。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材料，到一九六八年为止苏联只有七艘弹道导弹核潜艇，而且多数装备的射程比较近的老式导弹，到一九七二

年弹道导弹核潜艇增加到三十九艘。四年内增加了四倍多。苏联海军头目夸耀说这种“装备着强大火箭核武器的原子潜艇”是“辽阔海洋的主人”。试问越来越多的这些“辽阔海洋的主人”带着大量核武器在海洋上横行，威胁各国，难道不是核霸王在肆无忌惮地进行核扩散吗？

一九七二年五月，苏联同美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议，声称“这些文件有助于避免战略武器竞赛进入新一轮”。但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从去年五月二十六日“协议”签字之日起至七月六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就进行了七次洲际导弹试验和八次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试验，平均每隔三四天就试验一次。为了使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苏联还不遗余力地试验和研究多弹头导弹，以便在“协议”规定“限额”内提高核打击的力量。今年三月，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理查森曾透露，苏联正在发展和试验三种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增加一种新的核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事实十分清楚，“协议”不但没有起到“避免战略武器竞赛进入新一轮”的作用，反而成了苏美进行“新一轮”核竞赛的加速器。

今年六月，在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后，苏联在裁军上的欺骗宣传达到了新高峰，他们又在散播妖雾，说什么“决心尽一切努力使不祥的核武器火焰再也不在地球闪现”。话音未落他们就接连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核武器的“火焰”照出了苏联政府正在加紧核扩军的凶相。

十年的历史不算长，但是，苏联却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略一回顾这段历史事实，苏联在裁减核武器方面耍的一切花招便都成了自我暴露的笑柄。十年前，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刚刚签订后，苏联有一些名言，说什么通过苏联的努力，各国人民已“看

到了收缩压在他们双肩的重担——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裁军的“必然结果将是大大减少军备的开支，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来发展那些摆脱殖民地附属国地位的国家经济”，减少五分之一的军事拨款“便可使不发达国家在二十到二十五年之间达到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水平”等等。言犹在耳，发展中的国家不仅没看到苏联把减少军费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他们“达到或接近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水平”，相反，却看到这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军费开支的重压下，把自己的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苏联首领们也不得不向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乞求贷款。

必须指出，在这十年中，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进行核军备竞赛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力争保持优势。在此期间，他们投入了高达七八百亿美元的资金，进行了二、三百次核试验，扩充战略武装力量，使洲际弹道导弹从一九六三年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的四百多枚，增加到一千多枚，核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也增加了一倍半以上。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方面，他们与苏联相比遥遥领先，业已开始装备部队。去年“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刚刚签定，美国就召开国会，要求“采取行动”，“改进”进攻性战略武器系统。可见关于裁军的各种各样“条约”和“协定”对美国的战略核武装的扩充同样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约束作用。

历史是无情的，超级大国高唱“裁军”的十年，正是它同美国争夺核优势、争作核霸王和疯狂扩军——特别是核扩军的十年。他的核霸王的真面目越来越暴露了，一个个骗局都被它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再要愚弄世界人民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新华社北京1973年8月4日电）

这倒是

“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

近年来，苏联的外交官们竭力兜售所谓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的货色。在今年七月赫尔辛基欧安会第一阶段的会议上他们就又大肆鼓吹一番。勃列日涅夫今年六月访问美国时亲自出马推销，他在谈到这次推销的成绩时说，那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指出：“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

而今，我们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恰恰就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和这样一种人。但这种人叫得越凶，赌咒发誓越起劲，人们心中的问号就越大、越多。末了还是苏联的官员自己出场拆穿了他们玩的这一套西洋景。

时间：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地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场人物：苏联出席欧安会第一阶段会议的代表团发言人索芬斯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煞有介事地演唱了一通“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等曲调。在场的记者当即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

否排除一九六八年苏联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行动？索芬斯基回答说：苏联一九六八年八月派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不是使用武力，而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苏联派军队去“协助”他们的。索芬斯基还当众宣布：“将来仍然是这样”！

这位发言人虽只寥寥数语，却把苏的底牌和盘托出了：原来在“两不”后面，还有一个“要”字哩，即苏联政府今后还要象五年前派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派兵去占领别国。

好一个“将来仍然是这样”！但这倒是一句真话：霸权主义就是霸权主义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许别人使用武力，而苏联却“将来仍然”要大使用而特使用的。至于所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经“要求”苏联出兵“协助”云云，那是自欺而不能欺人的鬼话。人们都记得很清楚，就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天，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发表声明，揭穿了苏联政府捏造的弥天大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和议会主席团以及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在当天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苏军对他们祖国的军事入侵和占领。几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再举行各种形式的集会、游行、示威和抗议，愤怒谴责苏联的侵略和占领。

事情很清楚，对苏联来说，“两不”是假，“一要”是真。有朝一日，克里姆林宫还要伪造几张某国政府“要求”他们派兵去“帮助”的请帖，以希特勒式的闪电战术，派大兵对某国实行军事占领，而且他们可以一口咬定他们那样做并不违反他们所鼓吹的“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原则的。

对于苏联政府这种危险性，确实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如若不信，那就请你“拭目以待”吧！

（原载1973年8月24日《人民日报》署名：辛清）

指桑骂槐

苏联的塔斯社在八月二十九日，即在第四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开幕的前夕，发表了一篇题为《“穷”国与“富”国，此类字眼对谁有利？》的评论，指名攻击中国。它怒气冲冲地说是“北京把‘穷’的和‘富’的概念强加给不结盟运动”，又说“把‘穷国’与‘富国’对立起来”“是北京宣传的主要支柱之一”，等等，真是罪不容诛！

塔斯社的这篇评论是一篇难得的蹩脚文章。这篇大骂中国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引用中国说过的半句话。而在这篇评论中被反复引用并被大加攻击的唯一的一句话，又偏偏不是中国说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塔斯社究竟是在向谁挑战？

帝国主义（当然包括沙皇俄国）长期以来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侵略、压迫和剥削，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和生活贫困。苏联政府近年来又步美帝国主义的后尘，也是到处侵略、扩张和掠夺。亚非拉国家的不少领导人和报刊在谴责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时，尖锐地指出“世界划分为穷国与富国”。因此，塔斯社的评论表面上是指名攻击中国，实际上是

向第三世界国家挑战。因为，塔斯社在评论中唯一加以引用和攻击的那种提法，恰恰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布迈丁不久前说的话。现在有必要把布迈丁主席这句话照录如下：“如果说在过去，世界划分为两个集团即共产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集团，那么今天，我们认为，世界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富裕的世界和贫穷的世界”。

塔斯社评论的全部火力正是朝着这句话发射的。塔斯社的先生们，告诉你们吧！这句话是布迈丁主席对埃及广播电视联盟特派记者艾哈茂德·法拉格先生说的，阿尔及利亚新闻社在八月十八日广播了这篇谈话。在此之前，八月十六日，阿尔及利亚新闻社广播的布迈丁主席对埃及《图画》周刊的谈话中，也谈到“今天世界被划分为穷国和富国”，并且提出“全世界穷人联合起来”的口号。塔斯社如果有人懂得法文，劳驾你们去查一下，这不费多少功夫，如何？

塔斯社的评论同时也是向整个不结盟运动的挑战。人所共知，被塔斯社攻击的“世界划分为穷国与富国”这个论点，是整个不结盟运动的一个著名的论点。一九七〇年九月不结盟国家在卢萨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宣言中就写道：“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富国越来越富，穷国继续贫困。”这是国际会议正式文件，塔斯社纵使有如簧之舌，恐怕也难一口否认吧！

实际上，许多不结盟国家的领袖们都不止一次谈到“世界划分为穷国与富国”和富国剥削穷国这个论点。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智利总统阿连德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圣地亚哥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讲话时，都谴责了帝国主义对穷国的掠夺、剥削和干涉。《巴西日报》早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在评论当时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关于领海权的国际会议时也写道：“这是穷国与富国的

又一次对峙。”

塔斯社明明知道，“世界划分为穷国与富国”的论点，根本不是中国提出来的，而是不结盟国家的正式文件和不结盟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提出来的。而你们为了攻击这个论点，便使用指桑骂槐的手法，硬把中国当作靶子，说是北京要把这个论点“强加给不结盟运动”。塔斯社的先生们请看，事实就是这么清楚而明白，正是你们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

无巧不成书。正当塔斯社气急败坏地大骂中国“把‘穷国’与‘富国’的概念强加给不结盟运动”的时候，正在墨西哥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卓切尼泽在对墨西哥《日报》的谈话中说，苏联认为“墨西哥的立场是正确的。世界确实分为富国和穷国。”这位副主席先生看来要挨莫斯科的板子。把世界分为“富国和穷国”，是克里姆林宫的禁忌。这位先生竟然犯了忌，同“北京宣传”站到一起了。可恶，可恶！但是，这位副主席感到有所不妥，赶快补上一句：“苏联是一个富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的财富并不是剥削别国人民得来的”。这后半句，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是强盗，就不会把自己的财物不是抢来的之类的话挂在嘴边。问题的实质是，人家一说富国压迫、剥削穷国，克里姆林宫的头子们就有条件反射，感到“穷国”与“富国”“此类字眼”对它不利，就痛骂这个论点，或进行诡辩。结果呢？结果是又一次把自己这个超级大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立起来。

（原载1973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署名：辛清）